

天外異象

1926 年神造訪在昆明的「亞杜蘭救濟院」的孩子們，有兩個月的時間孩子們在禱告中就被帶到天上參觀，並遇見死去的親友。他們也看到天使與邪靈的爭戰，看到地獄的情景。這些孩子們的生命都被徹底的改變。



NEW ARRIVALS

These boys are typical of the way the majority came into the Adullam rescue home.

引言

貝開文牧師是一位美國宣教士，1912 年他到中國雲南宣教，1924 年在昆明市創辦孤兒院，並帶領當地苗族成千上萬人信主，18 年間開設 44 間教會。其後並到過西藏，後移居台灣苗栗學習客家語並向客家人傳道，是神重用的僕人。他是台灣台光聖經書院院長貝光臨的父親。其孫貝勞倫牧師也蒙神祝福在非洲行大事，與其妻 Heide Baker 五年間拓植了六千多間教會，撼動非洲南部十二個國家。

1926 年屬靈的大復興臨到孤兒院，孩童們被聖靈充滿，見到異象，並被提到天堂看到許多天上的事情，下面貝牧師的記載摘錄自他的書 "Visions Beyond the Veil" 。

第一章 聖靈大大的澆灌

那天早晨禱告會的時間拖得特別長。終於，年紀較大的兒童陸續離開禱告室，回到教室上課，祇剩少數年紀較小的孩子留下來，跪著迫切禱告。主就在我們身邊；我們真的感到聖靈就在我們當中。這時，有些已經離開的人又回來禱告。

為著徹底的認罪悔改，我們已經禱告多時。那天，時候終於到了。所有參與禱告的人個個都淚流滿面；他們舉手向主呼喊，求主赦免他們的罪孽和污穢。他們一個接著一個被聖靈的大能擊倒，共有二十幾人躺在地上。看到主如此大大地在我們當中作工，我就悄悄走到教室，對學生們說，如果他們有感動的話，就可以停課，去參加禱告。沒多久，教室裡祇剩下一個中國籍教師孤零零地坐著；所有的學生都回到禱告室，全心全意地禱告讚美主。那位教師覺得無事可作，就準備下班回家。我沒有邀他一同參加禱告會，因為他雖然與我們相處甚久，但是他對福音卻是毫無感覺，甚至就像死人那般。令人意外的是，他離開教室沒多久，又折回。常他走進禱告室時，並沒有人注意到他，因為各人都在專心和主相交。那位教師居然選了一個偏僻的角落，跪下來禱告；這可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主的大能既然如此明顯，我覺得我最好不去打擾他，以免破壞聖靈而且是惟有聖靈才能作到的工作。不久，我看到這位教師舉起雙手，淚流滿面地求神赦免他的罪。我聽到他確實地認了許多許多的罪。他原是一位相當高傲的人，要他在學生面前謙卑自己、認罪悔改，除了聖靈作工外，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禱告的時間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過去，那些孩子們都毫無離開的意思。我什麼都沒作、也沒說：一切似乎都在主的掌控中；我能作的，就是盡量不去干擾神的工作。

這些兒童們在異象中看見地獄的可怕，靈魂失喪者的慘狀，以及魔鬼和他的使者的窮凶極惡，就發出極為痛苦的呼聲；這呼聲是我從未聽過、或想像過的。許多入還看到自己被捆綁、並被拖到地獄的邊緣；對他們而言，地獄已不是一個神話，而是再真實不過的事。當他們經歷神釋放的大能，脫離魔鬼的轄制

時，他們才覺得他們所蒙的救贖、就像他們被定罪那樣的真責。當他們知道自己已蒙拯救時，他們就充滿喜樂、歡笑、和平安；這樣的經歷是他們一生永誌難忘的。

自從早晨參加禱告會後，他們就一直有了神的同在。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想禱告會總該結束了。那知事情並非如此。一些人在離開後，不久又回來，並且說，他們要徹夜敬拜事奉神。這真是前所未見的事；因為對他們其中某些人來說，在此之前，一個小時的聚會都會被認為過久過長。我們一直鼓勵他們要多多禱告，如今他們既然願意了，我們怎能拒絕他們？到了深夜，連一人也沒有離開禱告室。直到隔天早晨六點，禱告聲才靜止下來；這時，禱告讚美聚會已進行二十多個鐘頭，中間幾乎沒有一點休息。（本文為貝師母所記）

連續數週的靈雨

在下了兩天的靈雨之後，神大能的彰顯就消失了。於是我們就恢復正常的作息，祇是我們希望晚間能有更多的時間向神禱告。孩子們照常上課，而我則經常外出探訪，向人宣揚福音。

那天，我們的晨禱會大約在七點半開始。跟往常一樣，大家都同時開始晨禱，但各人則可隨意離去。十二點左右，我回到禱告室，聽到有人在裡面禱告。走進一看，我發現一向最安靜、最膽小、年約八歲的小男生王賈孫，一個人躲在風琴後面，一面流淚、一面大聲禱告，向神認罪。他從晨禱會一開始就不停地在那裡禱告，甚至連早餐都顧不得吃。

我走出禱告室，剛好學生也下課。他們準備到花園或別的地方，去從事當天的勞動服務，可是其中有些人要求回到禱告室繼續禱告。這些人的要求獲得允許後，就進入禱告室，開始禱告。於是，另一次聖靈大大的澆



Wang Gia Swen, the boy so given to prayer at the time of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灌幾乎立刻傾倒下來。這次聖靈的澆灌延續了相當久，大約有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大家都無意恢復正常的作息。除了作些必要的事外，每個人都在禱告室中享受從神而來的賜福。頭幾天，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吃飯和睡覺的事。那些孩子們一開始禱告，神的大能就傾倒下來，使得許多人仆倒在地。爲了不打擾聖靈的工作，他們吃飯的時間總是無法固定。神的能力暫時離開誰，誰就出去休息、或吃點東西，然後又回到禱告室，馬上，又伏在聖靈的大能之下。

那幾天中，聖靈持續彰顯祂的大能，以至不少人整天都被聖靈充滿，直到深夜才能安靜下來。每天晚上九點左右，當一切歸於平靜時，我們會建議大家回去宿舍休息，等到明天早晨再回來禱告。通常總有幾個人留下來繼續禱告、事奉神。當這些人繼續禱告時，那些已經上床睡覺的人、幾乎全又回來加入禱告的行列。因此，在那些日子裡，大家都沒有好好睡覺。有些孩子甚至整晚沒有離開禱告室；他們根本不想睡覺。當他們覺得很暈時，他們就躺在地板上休息一會兒，然後又起來繼續追求主。不久，他們又投入在由神而來的異象中。

毫無疑問的，這全是聖靈澆灌的工作，不需要我們這些宣教士插手去作些甚麼；我們必須小心不去干擾聖靈奇妙的作爲。我們惟一要作的就是打開我們的心，好叫我們也能有分於這些從天而降的祝福。至於我們這些宣教士是否在場，都無關緊要。有一天早晨，我們較晚下樓，可是那些男孩們根本不需要我們催促，就自動進入禱告室，開始禱告讚美神。當我們處理完許多攔阻我們的事，來到禱告室時，我們發現有幾位較年幼的兒童，因著聖靈的大能，正仆倒在地，口中並且發出方言的禱告和靈歌。



The Adullam boys are normal boys. They are able to dig their end of a hard row.

第三章 聖靈的大能

亞杜蘭救濟院的整個氣氛，從此起了重大的變化。無法言喻的喜樂和榮光充滿亞杜蘭，直到滿溢。當孩子們在戶外勞動時，他們總是不斷地發出讚美神的聲音，以至住在附近的小朋友在遇見他們時，也會仿效他們說：「讚美主！」有一位孩子到店裡去買釘子；他不知不覺地說：「哈利路亞！我要買釘子。」這位苗族的男孩，一開始就有非常奇妙的經歷。有一天，他要外出工作，他一路上蹦蹦跳跳地走著，心中滿了聖靈的喜悅，就像奮興佈道家比利·布銳（Billy Bray）那般。

因著罪蒙潔淨，並從聖靈獲得重生，那些孩子們越發迫切要尋求主，以至有二十多人開始說起方言來...就像五旬節聖靈降臨哥尼流家時、眾人說方言的情形那樣；就像以弗所的信徒、使徒保羅、和撒瑪利亞的信徒被聖靈充滿時，所表現的那樣。尤其是撒瑪利亞信徒在受聖靈時，有奇妙的能力顯現出來，以至那行邪術的西門，都想花錢收買那權柄。



MOSES

The Lord baptized him with the Holy Spirit according to the Bible pattern

雖然亞杜蘭的孩子們以前沒有見過這樣的異象，然而，因著他們受教導要竭力追求神、以及聖靈，終於，他們心中不但得著無可言喻的喜樂和榮光，而且得著「確實受聖靈之洗」的滿足感。他們知道，他們所受的，和初代教會聖徒所受的，是一樣的。聖經有五處經文，記載使徒和初代教會門徒如何受聖靈，以及當他們完全受浸於聖靈時的表現（註二）。這些中國孩子們，不但蒙同一位主的拯救，也蒙同一位聖靈的洗；和初代教會的信徒們，十素，他們不但說方言，而且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預言。

當聖靈開始澆灌的頭幾天，主是藉著一位最年幼、最卑微的孩子向我們說話。那說話的聲音非常特別，話中似乎帶著刺透人

心的能力，一種無法言喻、能抓住人心的能力。我們有生以來，從未在任何講道中聽過如此動人心弦的聲音。我們確信，這是直接來自於神的聲音。後來，許多亞杜蘭的孩子們也跟著說起預言，使我們越發稀奇所發生的神蹟奇事，越發稀奇主耶穌把許多奇妙的事都說出來。這些奇妙的事，包括神的計畫和目的，就是神為何要揀選那些為世人所棄、不值一文、不久前還在街上乞討的孩子們，使他們成為永生神的代言者，以及為何要教導和建立這群剛剛從絕望中被拯救出來、身體和靈魂剛被寶血洗淨的孩子們，給他們直接的啓示，以便藉著他們的口說話。

最奇妙的是，聖靈居然藉著異象，向那些剛剛聽了幾個月的道、信仰單純的信徒，啓示基督的事 -- 就是祂的救贖，和那些未來的事。這些異象曾在同一時候賜給幾個人。而這些人還針對他們所看到異象，跑來問我們，聖經上是否有論到類似的事情（註四）。

那些看見異象的人，年紀最小的祇有六歲。他們都是在聖靈的大能下，看見異象的；而這些異象，並非他們夢到的情景，而是他們活生生的經歷。

他們看見的異象，包括下述的情景：基督被綁在柱上、受鞭打；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而一群人則在旁嘲笑他；基督的身體從十架上被取下來，被放入墳墓，接著墳墓被封閉；天使打開墳墓，基督復活；主向婦人顯現，在海邊向門徒顯現，在馬可樓上向眾人顯現；基督升天，兩位天使由天而降；天堂的異象；天上新耶路撒冷的情形；眾天使；蒙恩得救者；地獄；地獄中失喪者的情況；邪靈；魔鬼；大災難發生時，有關眾聖徒、和獸的事；亞米吉多頓的戰爭；撒但被捆綁、囚禁在無底坑裡；敵基督被捆綁；惡魔從天上被摔下來；神的大筵席，以及飛鳥在啄食地上君王和臣宰的肉；基督偕天使降臨；日月變色；基督來臨時，天地的震動和毀壞；義人的復活；羔羊在樂園的婚筵；我們在天上的明宮，和天堂裡種種情景。

聖靈藉著異象在人的心裡動工，激發人研讀聖經的興趣，以至於連小孩子都會問，他們是否可以停止學習「世俗的課本」，以便專心讀經。

他們已看見那肉眼看不見的屬靈世界，因此，他們禱告和讚美的生命就起了很大的變化。雖然不是所有的亞杜蘭人都說方言，可是除了一些特別遲頓、以致無法體會「聖靈的恩膏和充滿」的孩子外，大部分的人都常常被提到天上，並在基督裡歡喜快樂地敬拜和讚美神。有些人會懷疑，這些屬天的國民是否會重回到地上；其實這懷疑是多餘的。你祇要參加禱告會，你就可以看到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在為失喪的靈魂代禱，並且求神使用他們，作為為正義而戰的勇士。屬靈的經歷使他們的禱告不致徒具形式。眾人如今都知道，我們的仇敵就是那在空中掌權的惡魔。



Wang Tien Bing.
Baptiz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given many
visions of the unseen
worlds.

因著聖靈的大能，放膽講道主和他們同在，並教導他們兩、三個星期後，幾乎所有的孩子，甚至連最年幼的，都想要出去傳道。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有幾次非常具有屬靈能力的講道。有些孩子因著聖靈的恩膏，就帶著權柄，放膽講論神的道，一點也不像他們以前膽怯、害羞的樣子。對這些孩子而言，天堂和地獄，魔鬼和他的權勢，基督和祂的寶血、祂的救贖，都不再是神話而已。他們知道，主吩咐他們出去傳道，他們傳的信息就是：「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當我們聽到他們帶著信心，傳揚主的信息，一面警告世人逃避將來神的忿怒，一而指示他們在基督裡、慈愛的救恩時，我們的心真是歡喜快樂。這再次證明，當神的能力顯在我們當中時，就必有奇妙無比、充滿大能的講道。

在過中國新年的時候，街上到處都是過節的人潮；亞杜蘭的孩子們趁機向他們發單張，並且就在街上傳起福音來。

有位年紀較大的孩子準備了一篇以新年爲主題的講道信息。可是，當他開口講道時，神的大能突然臨到他身上，於是他就說起方言來，同時還有人爲他翻譯。小孩們陸續出來作爲他的翻譯人。當一個孩子結束翻譯工作時，他就退後；另一個孩子就因著聖靈的感動，開始講起道來，這時，會有另一個孩子出來爲他翻譯。這種情形的佈道持續了大約兩個鐘頭，許多人都爭著站到前面，以便能聽得更清楚。有些一向很少聽道的都圍在那裡，聚精會神地聽那些孩子們懇切地傳講福音，可見他們的講道是何等地與眾不同、何等地稀奇。聖靈在那裡作奇妙的工作；每一個講員都是神所指派的，他們的信息都是出於神直接的啓示。當佈道會結束時，我們心中還是念念不忘神在佈道會中的奇妙作爲。我們似乎看見初代教會傳講福音的情形，以及在末世時期，怎樣才是神所要的傳道方式。

那些孩子們在鄉村中傳道時，還有好幾次用方言和翻譯的情形。當我們在街坊的小教堂傳道的時候，有好幾次是主自己在講道。大約有兩、三個晚上，在聖靈的恩膏下，那些年輕的傳道人所講的道、非常感動人，是我在中國未曾聽過的、最具啓示性的信息。這些信息真能激發人心悔改。不僅如此，神還在稍後的幾個晚上，更大大地顯明祂的慈愛。有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在傳道時，突然閉上眼睛，開始像舊約時代的先知那樣，在聖靈的啓示下說起預言來。他講到中途，神情突然大變；他的造句遣詞變得很有韻律感，而且開始以第一人稱說話，例如：「我是全能的神，獨一的真神，是萬物的創造者，現在正透過這孩子對你們說話。」、「你們都犯了罪，得罪了我。」這些令人覺得扎心的話、和那種被帶到神的腳前的感覺，真是無法形容。

街坊小教堂的座位很快就滿座了，許多人祇好站在門口聽道，心中滿了驚奇和敬畏。一旦發生騷動嘈雜的情況，主就藉著那孩子吩咐眾人遵守秩序，說：「不要搞錯了，要知道這是很嚴肅事，你們要注意聽、用心體會。我是主、是神，擁有天上和地上的權柄。每個人和每個魔鬼都要向我交賬。我認得你們每

個人。我知道你們各人所犯的罪。我知道你們各人頭上有幾根毛髮。今夜，你們當中有五十六個人活在罪中。你們今夜認罪悔改，我就赦免你們。」幾乎有半個多小時的時間，我們就像站在一位先知的面前，聽神透過這個孩子斥責人的偶像崇拜、污穢、和邪惡，直到令人覺得無處可逃為止。然後，就像舊約時代 神藉著先知對人說話那般，神也藉著他、論到祂為其子、民所預備的榮耀。那晚，他就像一位慈父般，懇求眾人悔改。他又說到，神忿怒的日子快要來到，災難要臨到列國，不潔的族類必遭毀滅。他一再重複這一信息，並且告誡在場的每一個人，要仔細聆聽 神的每一句話，因為神那晚就要他們為自己的靈魂負責。

在說完預言後，那男孩就坐下來。這時，全場鴉雀無聲。似乎會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神在向他們說話。之前，當那位男孩閉眼時，在門外的觀眾幾乎全都進入會場了。那時主說，現場有五十六位被魔鬼和罪孽綑綁的人；有一個男孩仔細一算，會中除了亞杜蘭救濟院已經信主的師生外，剛好有五十六個人（註五）。

另外，有一件非常令人驚奇的事，就是從一個人的身上趕出兩個惡鬼（註六）。主藉著預言和啓示，告訴那些孩子們，「惡鬼必要順從我。」他們也真的看見神應驗祂的話。我們沒有充足的篇幅來詳述，那兩個活生生的惡鬼是如何從一個人身上被趕出的，因為那人相關的歷史太長了。我們認識他雖然已經好幾年了，但他和我們相處僅有半年之久。簡言之，他多年來一直為憂鬱症所苦。因為他被黑暗的鎖鏈綑綁，痛苦得很想自殺，所以我們收留他，以免發生悲劇。我們時常對他曉以大義，企圖要說服他信主得救，可是我們的努力盡屬徒然。他的心眼根本看不見基督的寶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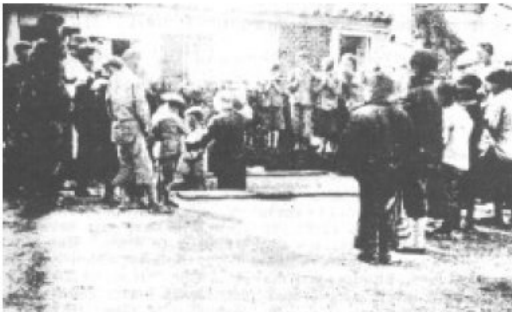
神使用三個人來趕出那人身上的兩個惡鬼。其中一個惡鬼有一般人大小，一幅漆黑凶狠的樣子。有幾個孩子都看到他被趕出來。主使用一個忽然被聖靈充滿的人來斥責那鬼，那鬼作最後的掙扎，企圖頑抗。那被鬼附的人緊握雙手，兩眼緊閉，全身

僵硬。最後，那人終於蒙聖靈的光照，身體逐漸放鬆，雙手高舉，大聲讚美神。

惡鬼怒沖沖地抓住一位教師

有幾個孩子都看到，那鬼被趕出後，就怒氣沖沖地尋找下一個棲身之所。那時大多數的孩子們正坐下要用餐，聽到此一事情，就都匆匆趕進來，站著舉手感謝、讚美耶穌。因為他們都是信主、並蒙耶穌寶血遮蓋的人，那惡鬼對他們無機可乘。這時，有一位尚未真心悔改信主的教師，因為好奇，也走進來瞧瞧，並未跟著眾人禱告。惡鬼就怒沖沖地抓住他，將他摔在地上。而另一個惡鬼就趁機騎在那教師的身上，使他無法站起來。有好幾個孩子都看到這一幕。我們的園丁，數年前很奇妙地戒除鴉片毒癮，也親眼見到這事。這時，他突然被聖靈充滿，便把兩個惡鬼趕出戶外。

我見了上述兩人，一個人被釋放、得自由，另一個人（就是那位教師）突然仆倒在地。我以為那位教師是因為聖靈顯現的大能而仆倒的。當他起來時，我問他為何哭泣、為何仆倒。他回答，「我哭泣是因為見到非常恐怖的情形。一切都變黑暗了；我看到一座可怕的山，而我自己就要掉入山腳下的一個黑洞中。」當他仆倒在地時，他看見自己被魔鬼的鎖鍊綑綁著，即將被丟進可怕的黑暗中。然後，他又被釋放了。



We made a grave in the compound and buried many of the Adullam children in water baptism. Most of these had already been baptized with the Holy Spirit the same as those in the home of Cornelius.

身上的惡鬼被趕出後，那位教師的容貌馬上有了極大的轉變」也見證說，他的心真是滿了平安和喜樂；當他從魔鬼手中被拯救出來時他看到一幅天上的異象。那晚，他躺在床上，想到神，就滿了喜樂；他懷疑自己是否配得這樣的恩典。

我們在救濟院中才它了一個池子，為院中的兒童施浸水禮。他們大多已經受過聖靈的洗 -- 如同當年在哥尼流家中所發生的情形。

第四章 天上景象

亞杜蘭救濟院的孩子們大大被聖城的異象所吸引。亞杜蘭的孩子們屢屢在靈裡被提到這城，不像在夢中，而是像在真實生活中。他們拜訪聖城是那麼真實，以至他們都以爲自己的靈魂已離開肉體（甚至連魂帶體），去過天堂而又回來就像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到遠方拜訪親友那般。他們在樂園時，經常會摘些果子，塞在衣服裡，帶回來送給「牧師和師母」。



The scenes of this city are not so clear, the children said, as the scenes they saw on the street of the New Jerusalem in heaven.

他們知道，他們祇是到天堂短暫拜訪，不久就會返回地上。當他們回到地上，聖靈離開他們後，他們就急忙在自己的衣服口袋裡尋找天上佳美的果子，想要和我們共享。當他們遍尋不著時，他們的臉上不禁露出驚奇、困惑、和失望的神情。他們會懷疑：難道他們不曾親身到過天堂？否則衣服中怎會沒有天上的果子？

被提到三層天

亞杜蘭的孩子們說，他們曾到了三層天。當他們到第一層天時，他們覺得臉上有風吹拂。到了第二層天，他們回頭俯看空中的繁星，就像從高山上遠眺萬家燈火一般，景色非常美麗。最後，他們去到了新耶路撒冷聖城所在的三層天。

當他們接近聖城時，他們從遠處就看見城裡所發出的光。更接近時，他們看到美麗的城牆閃爍著碧玉的光芒。城的根基是由

十二種美麗的寶石建造的，呈現各種的色彩 - 紅、黃、橙、紫、藍、綠等等顏色。

孩子們看見的聖城是三城合一而成的；三城重疊懸掛在空中：最大的城在最下層，最小的在最上層，形成一個金字塔的形狀。因為使徒約翰所見的聖城，有牆垣圍繞著，而且城高達一千五百哩，所以聖經的學者因而推測聖城不是立方形，而是呈金字塔形。孩子們對此一無所悉，而我自己也從未想過，新耶路撒冷是由三座彼此懸掛在空中的城市所形成的。

由大門進城

亞杜蘭的孩子們走過珍珠門，進入鋪滿黃金的聖城。有穿白衣的天使守在門口，迎接進城的人。迎接的儀式相當隆重。那些曾在地上為眾所棄的孩子們，如今卻受到天使們熱烈的接待，就像接待君王一般。孩子們在大喜樂中鼓掌、歡呼。他們有時在地上打滾，有時在地上跳躍、舞蹈，臉上泛著屬天的喜悅，好像是榮光照著他們。這城裡沒有悲傷、沒有哀愁、沒有板著臉孔的宗教、沒有喪禮的哀歌。這城充滿喜樂，一種「在聖靈裡的喜樂（羅馬書十四章 17 節）」，一種「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得前書一章 8 節）」。

在聖城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滿了喜樂的天使。這些天使們隨時隨地都樂意當孩子們的導遊，陪孩子們說話，並講解各樣事物的意義，就像他們當年對使徒約翰說話，啓示關乎神的事那樣。有時天使會教孩子們彈琴和歌唱。天使還教他們吹號、樂曲、和天上的語言（註二）。

那些孩子們閉著眼睛，跟著韻律起舞；他們是在異象中，和天使們隨著天上的音樂翩翩起舞。他們還表演吹號和彈琴的動作，就像管弦樂團在演奏讚美救主的樂曲那般。我們沒親眼看見天上的金琴和號筒，也沒親眼看見天使的翩然起舞、或聽到他們的歌聲；我們祇聽到孩子們唱著天上的樂曲。另外，我們每天都看到一個孩子獨自躲在某一角落，很舒暢地躺臥在松樹的針葉堆上，作出彈琴的動作。當我們靠近時，我們聽到他唱

著一首新歌，這歌是我們未曾教過的。當我們更靠近時，我們發現他唱的歌詞居然和曲調一樣地新奇。這歌者就像在天上的唱詩班裡，和大家同聲高歌那般。他的歌是天使教他的，歌詞是用天使的語言寫的。這是一個令人永誌不忘的情景。有時候，在聖靈的大能下，三、五個孩子會聚在某一角落，閉著眼睛，一同歌唱。當我們靠近時，我們聽到他們在分配各人所扮的角色就是各人該彈奏甚麼樂器，該唱那一部歌曲。當一切安排妥當後，天樂就正式上演了。吹號者會舉起他們的手，演出吹號的姿勢；司琴者會一面作出彈琴的姿勢、一面面歌唱；其他的人則隨聲附和。他們的歌詞、用的是我們所不懂的天使語言；偶而他們也會彼此約好，用他們在「地上慣用的語言」！就是用華語歌唱。

朝見和敬拜耶穌

在天堂中，最令孩子們感到奇妙和喜樂的就是，朝見和敬拜耶穌...那位他曾以自己的寶血救贖他們的主耶穌。

當他們通過城門後，就有天使帶領他們去「朝見耶穌」。我們聽到孩子們在談論朝見耶穌的事；我們也看見他們在異象中接近主基督寶座的情形。當他們來到主的腳前時，他們恭恭敬敬地立著，帶著愛慕的眼光，瞻仰那宇宙的創造者、並他們的救主耶穌的慈容。首先，他們拱手鞠躬，對神表示順服和感謝。然後，他們屈膝、俯伏在地，以「心靈和誠實」（註三）來敬拜神。對沒有受聖靈之洗的人而言，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神的寶座和基督的寶座

孩子們不管對黃金城有多驚奇，在樂園裡有多快樂，在天使面前有多興奮，他們總不會忘記主耶穌。他們在談話中，總會提到、並讚美祂的聖名；總會在一切的事上、隨時隨地尊祂的名為大。

黃金街兩旁的大廈

在美麗的黃金街的兩旁，有大廈相對排列；每人都有一房，每房都有門口向著大街。房屋的門面都鑲著閃閃發光的寶石。門口上寫著居住者的名字。天使帶領孩子們到各人的房子。房子裡面的擺設是一致的：有一黃金桌，上面擺著一本聖經、一個花瓶、一支筆、一本簿子；桌旁擺著一張椅子；此外還有一個黃金的百寶箱，一張黃金打造的床，一頂鑲滿寶石的冠冕，一張金琴，和一支號筒。連房子的牆壁都是黃金砌成的。桌上聖經所用的紙張是世界所未曾見過的，匡是用金線裝釘的；它所發出的光輝足以照亮全屋，因此不需要點燈。天使告訴孩子們，他們去世後可以來此居住，也可以到樂園中任意摘花，插在美麗的金花瓶裡。（作者註：本書第一版問世後不久，有一位美國的婦女寫信給我說，她和兒子在十年前也曾在異象中，看見類似的黃金街和大廈。對亞杜蘭孩子們所見的街景和房內擺設，他們表示完全的肯定。另外，在中國雲南省某一偏遠的地方，有一位土住民族的兒童，也見到黃金街，雖然他事先對此異象毫無所悉。黃金街上的房間也許就是使徒約翰所提到的寶座；他在散示錄二十章 4 節說，「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另外，亞杜蘭的孩子們還在異象中、看見新耶路撒冷城裡有一些空曠的公園、和華麗的大廈；這些情景，山上的土住也曾在異象中見過。有關新天新地中、更詳盡的相關情景，請參閱「三個世界（The Three Worlds）」一書。）

孩子們在拜訪天堂的行程中，可以任意來到他們的房屋裡，翻閱聖經，或彈琴，或吹號。有時候，他們也會到街上或樂園中彈琴、吹號，與天使和在天堂的被贖者一起歌唱同樂。

在這次的天堂參訪中，亞杜蘭孩子們雖然對地上的環境失去意識，可是他們知道，這不過是一趟短期的參訪而已。他們知道，此行的主要目的，不過是要瞭解主為他們死後所預備的地方是甚麼樣子，好叫他們回到地上時可以將之告訴別人。主和天使對這些天堂訪客說，如果他們真是相信和順服，那麼這些東西就是他們的。他們不但知道，他們必須重返地上，也知道他們會在甚麼時候重返天堂。

有一男孩在享受天堂的榮耀後，就把冠冕和號筒掛在自己的屋裡，希望在他死後重返天堂時，可以再度享用。當他回到地上時，聖靈就離開他。他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在亞杜蘭的禱告室裡，於是就向眾人述說他在天堂之旅所見的奇事。

當這些孩子們見到他們亞杜蘭救濟院朋友們在天上的住所時，他們就拍手歡呼，叫著彼此的名字，並彼此邀請參觀自己的房子。有一位被聖靈充滿的孩子，沿著新耶路撒冷的街道而行，逐戶唸著門牌上住戶的名字。

在天上遇見去世的同學

聖靈降臨在孩子們當中的第一天，有一位男孩就被提；他到天上時，有天使和幾年前去世的兩位亞杜蘭校友前來迎接他。這兩位校友，一位名叫席殿傳，另一位叫張星。與他倆同在天上的、還有一位四年前在箇舊去世的小女孩；許多孩子們早已忘記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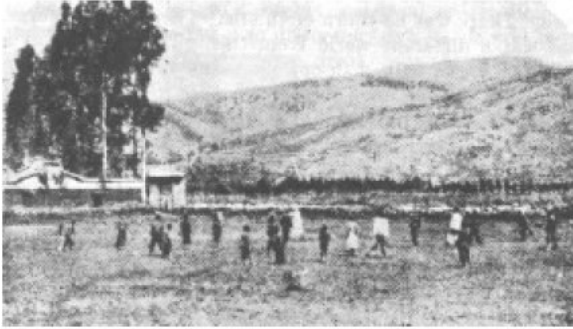
Djan Hsing**

這些去世後被提到天上的孩子，帶領著那些在靈裡被提的老同學到處參觀，心中滿了喜悅。他們首先帶著孩子們去拜見並感謝耶穌，然後去參觀他們的住所，接著到處逛逛、並到樂園遊玩。

凡在天堂的人，都身穿白衣。天使也穿著毫無玷污、毫無接縫的白衣，身上有一對翅膀；被贖的人身上則沒有長翅膀。

後來又有更多亞杜蘭的孩子看見了那些已在天堂的同學。當他們魂遊象外時，他們非常生動地在我們面前表演天上的所見所聞，好像天堂就近在咫尺。他們閉著眼睛，臉面發光，向著那些已死升天的同學拍手、歡呼，邀老同學快來參觀他們在天上的居所、黃金街、和樂園中種種新鮮的事物。他們甚至邀老同學一起彈琴、歌唱、讚美耶穌。他們時常在異象中見到在天堂的老同學，並大聲叫著他們的名字，非常興奮地和他們打招

呼，彷彿那些同學就在不遠之處。天堂是那麼真實，那麼接近，那麼奇妙，那麼確實，以致於每當有另一個孩子去世時，其他的同學都羨慕不已。



ADULLAM BOYS AT PLAY

Young folks on earth are happy and joyful before age and disease have laid a heavy hand upon them. They have more rollicking happy times in heaven where they are set free from every hinderance to joy.



Adullam boys enjoying themselves by still waters. They believe that when they at last leave earthly scenes of beauty it will be to enjoy more surpassingly wonderful scenes in the Eden in the New Jerusalem above.

第五章 樂園

亞杜蘭的孩子們看見天上的樂園

讀者們必和我們一樣，對亞杜蘭孩子們所看見的樂園天上的伊甸園，感到興趣。有一位少年人一進入天上的聖城，就去到樂園裡。到了那裡，就有兩位從前在河口死了的亞杜蘭同學來迎接他。這兩位同學帶他到處參觀後，來到一處碧草如茵、四周有金光閃閃的巨樹圍繞的空曠之處。望著如此迷人的景色，這位少年人就對著他的好朋友說，「這裡實在太美了，我真想留下來。」比他早到天堂的那兩個孩子，馬上回他說，「不，不要停在這兒；前面還有更美妙的地方呢！」於是他們繼續往前走，來到一處更美妙的林子，林中的樹上都結滿果子。樹蔭下有碧草如茵；周圍景色之美，絕非地上之人所能想像。少年人說，「我必留在這兒，我實在不忍離開這美麗的地方。我太高興了。」他的兩位朋友說，「走吧！比這兒更美的地方還多著呢！」他回答，「你們走吧，我可要在此多待一會兒。」於是他一個人留在綠樹成蔭的青草地上，展望一片絨毛似的草原，心中真是歡喜快樂。

那些天使都穿著潔白無縫的衣服，面容姣好，不分軒輊。那少年說，「他們展露笑容時... 天啊，我真無法形容他們笑容的美麗。」

許多亞杜蘭的孩子也都屢屢見到樂園裡美麗的景色。他們看到園中有果樹結實累累，有多彩多姿的各樣花卉散發香氣，有絢麗的鳥兒唱著讚美的樂歌。此外，樂園中還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動物，包括：大麋、小鹿、大象、獅子、兔子、和各樣的小寵物，都是他們未曾見過的。



Adullam boys enjoying themselves by still waters. They believe that when they at last leave earthly scenes of beauty it will be to enjoy more surpassingly wonderful scenes in the Eden in the New Jerusalem above.

孩子們抱起他們的小寵物，依次傳遞下去。同時，他們也看見獅子躺在樹下。他們跑過去，騎在獅背上，用手指梳著獅子的

鬃毛，搓搓獅子的臉，甚至將他們的手伸進牠們的口中。孩子們還會躺在獅子的身邊，與牠們共享造物之主的慈愛。

在天上的樂園裡喫喝

饑餓時，孩子們就摘取園中的果子，或拾取遍地新鮮甘甜的嗎哪充饑。口渴時，他們就來到流水涓涓的生命河，取飲生命水。

與眾聖徒的邂逅

在到處鳥語花香、樹木蓊蔥，碧草如茵的樂園中，孩子們看見不少被贖的信徒和天使們吹號、起舞。有時，孩子們也加入他們的盛會；會中祇見小孩子、大孩子、成年人，卻不見一個老年人！哦，天上的光景、天上的歌唱，是何等美麗動人！天使和被贖者共享快樂，是何等美善！天使為孩子們一一指出亞伯拉罕、大衛、但以理、眾先知、眾聖徒、和古代的殉道者。孩子們也見到了彼得、雅各、保羅、和其他世上不配有的人。一位來自苗族的孩子，終於見到比他早一步來到樂園的姑姑和妹妹。有一位在箇舊去世的中國小女孩瑪利，牽著眾人的手，與眾人結伴同遊。



Two Young Believers

一位基督徒臨死的情景

孩子們還在異象中看見一位基督徒去世時的情景。當時，他的身邊圍著一群親友，有一位天使也站在床邊，等候這位基督徒的靈魂被釋放出來。當他的靈魂離開軀體後，天使就握著他的手，一同升天而去。但在空中掌權的魔鬼和他的差役，卻企圖

攔阻他們。天使憑著信心和讚美，勝過了眾邪靈，才得以繼續朝著天堂前進。

當他們終於抵達聖城的城門時，有一群天使在那兒，又唱又跳，熱烈歡迎他，迎接他進入被贖者的永遠城邑。

第六章 天使

天使守護亞杜蘭的孩子

當聖靈的同在特別顯著的時候，許多亞杜蘭的孩子都見到天使靠近或進入他們的房間。當他們被魔鬼的權勢阻擋時，天使就來釋放他們。最令人感動的情形是，神來到我們充滿平安與慈愛的聚會當中，有一位巨大的天使守在禱告室的上面，另外還有許多較小的天使肩並肩站立在禱告室的四周，不讓魔鬼有任何可乘之機。在天使的守護下，孩子們之前經常在異象中見到魔鬼入侵禱告室的情形就不再有了。有一晚上，在天使緊密地守護下，孩子們聽見魔鬼在禱告室外面大聲咆哮，因為他無法阻擋聖靈與孩子們的親密交通。另外，在箇舊的時候，也有孩子見到天使環立守護他們的情景。

令我永遠無法忘記的是，在好幾次的禱告聚會中，不但有神與我們豐富的同在，而且，如孩子們所見到的，有一位天使就站在我們這群、因被聖靈充滿而大大喜樂的人的上方。這位天使俯視我們，還不時面帶微笑地轉頭看看我們四周的守護天使，似乎要他們看緊一點，以免為魔鬼留下任何缺口。我相信，那位站在我們上方的天使就是守護亞杜蘭的特使，而站在禱告室四周、等級較低的天使則是各人的守護天使。但無論如何，孩子們的確見到天使。他們大多是在閉眼的時候，看見天使；但偶而也在睜眼的時候見到的。我們深信，天使的確和我們同在。

第七章 第二重天

根據聖經的教導，邪靈也是有等級之分的。我們曾經從某一個人身上趕出幾個惡鬼，於是，就有一個較大的鬼非常氣忿地衝進我們聚會的地方，抓住一位在旁觀看、毫無防備的教師，並重重地把他摔在地上。當場有個孩子看到一個又大又黑、外貌像人的惡鬼進入那教師的裡面。有幾個孩子都看見，有幾個被聖靈趕出的惡鬼，匆匆逃到戶外，暫時躲在樹叢後面。看見此一情景的孩子們，有些是閉著眼睛、有些是睜著眼睛，在禱告中看見的。不管如何，他們是同時看見的。每個人所見的惡鬼，在外貌上幾乎是相同的。

在亞杜蘭救濟院，有一位顯然是被鬼所附的女孩。她說，進到救濟院之前她經常受鬼愚弄，以至突然間就是一陣頭暈眼花、不省人事。來院裡不久後，有一天她和幾位女同學到城外踏青。在回家的途中，有一位半盲半愚的新同學走在後頭，以至於迷路。於是她就回頭到處尋找那位迷失的同學；找著了，便一同要走向救濟院。沒想到，半途卻殺出三個惡鬼，其中一個有房門那麼高大，另外兩個大約有十歲出頭的男孩那樣大小。他們全身漆黑，濃眉大眼，長相恐怖。兩個小鬼顯然是大鬼的手下，因此非常順服、聽話。大鬼一手抓住她的頭髮，把她嚇得昏頭轉向、幾乎不省人事。她看不清道路，也無法走路；祇能在另一位同學（也就是之前迷路的那一位）的幫助下，回到院裡。回家後，她稍有好轉。可是不久之後，當我們在吃晚飯的時候，有人跑來告訴我們，她又昏迷不醒了。我們跑進她房中，見到她躺在地土上，一付熟睡的樣子；任我們如何叫，都叫不醒她。於是，在禱告會中，眾人迫切地為她代禱。不久之後，她就完全恢復知覺了。

她說，她似乎被鐵鍊捆鎖，並有惡鬼拖著她在黑暗的路上走，越走越遠。一路上她祇能默默地禱告；突然間，她覺得到主已釋放了她，於是她恢復知覺，就起身，獨坐在床邊。這時，她看到她在半路上遇見的三個惡鬼也在房間裡。祇是她已不再害怕，因為她知道，主已勝了那些惡鬼。因此她就奉主耶穌的

名，將惡鬼趕出她的房間。三個惡鬼心有不甘地一步一步往後退；她則繼續奉主耶穌的名驅逐他們，直到他們逃出救濟院的大門。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當中，她就不再有突然發狂、或昏迷不醒的現象了。

我之所以要不厭其詳地述說這兩件故事，是因為：在這兩件故事中，魔鬼作工的影響是那麼明顯，以至任何旁觀者都可以見證，是有超自然的現象發生在救濟院裡。我還可以舉出，在過去幾年中，許多邪靈作工的實例；不過，我想這兩個故事已經很有代表性了。現在，我想說明的是，當聖靈澆灌時，魔鬼作工的情形。

每當有我們所不明白的事情發生時，除非明顯是有害的、或是有罪的，否則我們就不採取任何行動，祇是不斷地禱告、並交託與主。在經過八個星期聖靈大大的澆灌後，我們很感謝神，因為我們讓孩子們完全自由地接受聖靈的感動。我們看到，主非常奇妙地帶領他們。我們起初所不明白的事，事後證明都是神計畫的一部份，為要賜給我們最奇妙、最寶貴的散示。

神給我們許多不尋常的啓示，而亞杜蘭的孩子們看見惡鬼的情形，就是其中之一。當孩子們聚在一起禱告時，有些人會非常享受聖靈的同在，有些人則睡著了。那些被聖靈膏抹的孩子經常看見，惡鬼就在那些昏睡的孩子旁邊。他們看見惡鬼從窗戶、或從正門進來。有時惡鬼會懶洋洋地躺在桌下，有時則躺在長椅上。孩子們在聖靈的恩膏下，閉上眼睛，奉主耶穌的名驅逐惡鬼，直到他們從窗戶、或正門落荒而逃。

他們經常把鬼趕出聚會的地方，又繼續追趕，直到趕出救濟院的校園為止。直得一提的是，當惡鬼出現時，總有幾個孩子同時目睹他們。

有些孩子之前曾見過惡鬼。雖然我們教導他們有關神的真理，可是他們仍舊非常怕鬼，以至晚上不敢單獨走回自己的宿舍，甚至蒙著頭睡覺。然而，因著經歷這些啓示，孩子們終於明

白，即使是最大、最兇的惡鬼，也不能欺負一個有耶穌寶血遮蓋的小孩。而我們終於有了一群不怕鬼的孩子；他們不但不再害怕黑暗、不再因畏懼而蒙頭睡覺，而且心中還滿了平安與喜樂。

鬼是甚麼模樣？

中國寺廟中兇神惡煞的樣子，最能描述鬼的長相。根據聖經的記載（註一）以及中國人的說法，大多數的偶像崇拜，都是魔鬼崇拜。其實，那些偶像就是照著人們見過的魔鬼模樣，所雕塑出來的。

孩子們常見的惡鬼，有大門一般高，也有比較短小的；但總是一付濃眉大眼、張牙舞爪、滿臉橫肉、窮凶極惡的樣子。

空中的執政掌權者

亞杜蘭的孩子還看到空中的執政掌權者，以及他們如何配合地上的惡鬼，一起為非作歹。以下是孩子們的見證：

那些惡者發號司令的中心就在空中，那裡有他們所設的寶座；所有命令都出自寶座，交由地上的惡鬼來執行。這些幽暗國度的統治者的外貌身高，衣著、冠冕、性情、面容、和權柄—都各有不同。不過，整體來看，他們的容貌和舉止，的確非常符合人們心目中撒但的樣子。

這些掌權的惡者，彼此常起衝突；他們互相嫉妒、互相爭權、互相排擠。那些上級惡者是憑著逞凶鬥狠而取得地位，並未受到下級惡者的心悅誠服。因此個體與個體之間、派系與派系之間，常有紛爭。

牠們頭戴各種不同的冠冕，代表不同的等級。各個都想坐在高高的寶座上，監管地上邪惡的上作，而不願降卑服事在下的同夥。等級最高的惡鬼在空中設立寶座指揮無數的邪靈作惡，派

遣祂們到地上，誘惑百姓，抗拒公義的權柄，加強祂們的惡勢力，捆鎖罪人的靈魂、並將人拖入陰間。

雖然這些惡者能飛到天上新耶路撒冷聖城的門口，也能飛到地上，可是絕大多數的惡者都聚集在空中掌權者所立寶座四周的領域中；在那裡，大大小小的邪靈到處飛來飛去。在高階惡者的頭上還有光圈呈現。

祂們在某些方面是相當一致的：祂們都長著翅膀，都戴著冠冕，都屬於空中。那些受差遣的來到地上，祇短暫停留；任務完成後，就飛回空中。

然而，地上的邪靈則與空中的惡者有異。地上的邪靈沒有翅膀，祂們能走、也能跑；祂們可以到處遊蕩，就是不能離開地面。他們高低不一，低自幾呎、高至十呎，各樣身材都有。祂們身上穿著各色斑紋的彩衣，頭戴各種奇形怪狀的彩帽；另外，有些邪靈則穿著污穢、破爛的衣服。

有些在地上的邪靈較沒甚麼能力，也較沒甚麼危害。有些邪靈則比較高大，面目猙獰，而且大有能力，並常在天上抵擋義人和天使的工作。有一回，地上大大小小的邪靈，手中持著棍棒、刀劍、和各式武器，群起圍攻一位天使。被圍攻的天使憑著對主的信心和不斷的讚美，力抗群鬼的攻擊，使祂們無法傷及他一根汗毛。那些站在一旁的小鬼看見此一情形，就急忙向空中掌權者請求支援。於是就有一隊增援的邪靈從天而降。地上的邪靈見此，莫不鼓掌歡迎；祂們於是恭敬地退到一旁，觀看撒但派來的惡使與那位天使爭戰。天使再度靠著對主的信心和讚美，力抗群魔，直到神的榮光忽然從天而降，將群魔掃除為止。

非信徒死後的遭遇

一個不認識福音的人死後，他的靈魂在離開軀體後，就會在地上到處遊蕩，直到魔鬼的使者從空中降臨，用鐵鍊將他捆鎖，拖他下地獄為止。然而那認識主名、卻未真心悔改的人，他的

遭遇將更爲淒慘。當他臨終時，邪靈就在他病床邊等候這位假信徒的靈魂脫離軀體。其實，邪靈在他彌留時就開始動手捆綁他的靈魂了；等到他嚙下最後一口氣，邪靈也完成了捆綁的工作。假信徒死後，他的靈魂連在地上到處遊蕩的機會都沒有。他不但受到邪靈的嘲笑，而且很快就被邪靈拖著遊行、然後推入地獄中。

這類不虔誠的人死後，常常會成爲邪靈的玩物。邪靈常常會將他捆綁，拖著他到處遊行，並且會一再猛拉他的腳，然後再像拖死狗一樣、拉著他繼續遊行。被戲弄夠了後，他會沿著一條幽暗的道路、被拖進陰間。

有一個男孩曾在軍中當勤務兵，因爲素行不良，而遭開除，以至流落街頭行乞。見他行乞多日後，我們就收留了他。他答應改過自新，表現得相當敬虔的樣子；經過一段日子的聽道後，他表示願意悔改信主。

自他來後，救濟院就經常掉東西，但就是不知是誰偷的。直到有一天，他帶著贓物要去變賣，當場被抓，終於，他被逐出救濟院。

於是他又回到街頭行乞。這期間，他一再央求我們讓他回救濟院，並保證不會再犯。幾個月後，我們終於答應給他另一個機會。其實，聖靈也給他再次的機會，因爲聖靈在他身上大大作工，並且給他許多奇妙的啓示；就是愚頑人也會明白神的恩典，而走上生命之道。主曾親自幫助他對付自己的罪，並且帶領他走義路；而他也因此滿有聖靈的恩膏。可是後來他又故態復萌，又逃離救濟院，加入街頭行乞的幫派。幾個月後，他因跌倒而摔斷手臂，發炎相當嚴重。在幾乎要死時，他被送到醫院治療。可是他在院中仍然不守規矩，屢勸不聽，終於又被趕出醫院。回到街頭，他已奄奄一息。在走投無路之下，他又回來懇求我們收留，並保證徹底的悔改。我們看他可憐，就再一次收留他。

終於他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晚上，我被一種非常尖銳的聲音驚醒，這聲音像將野獸的怒吼，又像鬼怪的哀號。隔天，他去世時，我正好外出。當他臨終時，他看見有許多可怕的惡鬼圍著他；他非常驚恐地大聲尖叫：「貝先生！貝先生！救救我啊！，貝先生！快來啊！救命啊！他們拿著鐵鍊，走來了！救救我，貝先生！救命啊！他們在捆綁我了！救命啊！救一命一，啊！」

地獄的情景

孩子們屢次看見地獄和硫磺火湖的異象。所有第一次受聖靈恩膏的孩子，大都見到地獄的情景，也見到自己被邪靈用鐵鍊捆著，並被拖往黑暗的陰間。有些孩子還聽見，在陰間有惡鬼尖叫的聲音。更往前走，他們看到遠處有微弱的火光，乃是硫磺火湖所反射出來的。有些孩子還近到可以看見前方的火湖。他們一路上不斷地求耶穌寶血的遮蓋，並宣告絕不向魔鬼低頭、屈服。他們堅信主耶穌必會來拯救他們。果然，在最關鍵的時刻，就在他們掉入火湖之前一刻，耶穌救贖的寶血終於介入，他們才得以安然獲救。

孩子們不但看見地獄的黑暗，也看見不斷有人經過一段幽暗的路程後，被帶往硫磺火湖（註三）。火湖邊緣有烈火從半明半暗的無底洞中冒出，周圍揚起陣陣的水氣煙霧。當火焰暫時減弱時，煙霧也跟著消失；這時在紅綠色的火光中，孩子們可以清楚看見被下在火湖的罪人。

當孩子們窺視地獄的無底洞時，就表現出小心翼翼的樣子和神情；有些人的手牢牢拉住傢俱，有些人則匍匐在地，探頭觀看。他們看了一會兒就縮回頭，一付深怕掉下去的樣子。無底洞裡面的情景，令他們不寒而慄，他們小心翼翼地再看一次，然後又縮回來。有時，他們全身俯臥於地，以免自己也掉入坑中。

他們還看見靈魂失喪者進入地獄的情形。有些是自己掉下去的、有些是被惡鬼捆綁、丟下去的。有一個孩子還看見一群惡徒被捆成一團，等待被丟入火湖中。

每當火焰變弱、霧氣消失時，就可聽到悲慘的呻吟。而當火焰變強、霧氣再起時，就響起一陣痛苦的尖叫和哀號聲。有一個孩子曾在地上打滾、哀號，表演在地獄中極其痛苦的樣子。

在火湖中，有千千萬萬的靈魂在伸手求救。這些靈魂向那些在上面窺視的孩子請求援手。我們聽到孩子們對他們說話，就像對著電話另一端的人說話的樣子。孩子們會說些「我無法救你」、「不，我不能為你作甚麼」、「誰叫你活著的時候，不聽從福音呢」、「太遲了；我曾對你傳福音，可是當時你卻取笑我、並且藐視耶穌」、「不，我不能作甚麼；這是神的審判」、「當初如果你順服的話，現在你就會和我們一起在天上同享福樂了」...諸如此類的話。對話結束後，孩子們就被帶領到天上，享受與主耶穌的同在、並神樂園中的榮耀。

有一個孩子看見他的祖母在地獄中。她原是一位女巫和殺人兇手，不但自己抗拒福音，而且攔阻許多村民接受神的光照。其他的孩子、也有人見到自己的親人在地獄裡。而那位見到祖母在地獄裡的苗族小孩，也就是那位曾看見信主的妹妹和孀孀在天堂的那個小孩。

十字街頭的大學生

住在我們對面，有一位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他剛搬來不久後，我就邀他過來，一起討論、分享聖經和基督的真理，氣氛相當友善。他來了幾天；我覺得他已經頗能接受我所傳的真理，因為他所提出的問題，似乎都有了滿意的答案。

放假期間，我透過他的關係，有機會接觸其他的大學生，與他們談道。當聖靈澆灌亞杜蘭的期間，我曾到過他們的宿舍十次。這些同學都蠻友善的；而在我的感覺中，那位大學生對福音已有清楚的認識。即使如此，雖然表面客氣，他自己似乎還

沒準備好接受福音，因此對其他同學願意接受福音，似乎有點不以為然。

有一天早晨，有一位救濟院的女同學要外出，恰巧在門口碰到那位大學生。那位女同學就勸他要信從主耶穌，因主的寶血會洗淨他的罪，使他稱義，免下地獄，得升天堂。

他卻回答：「我幹嗎要成爲基督徒？我根本不需要被拯救。」

女同學說：「誰也不知道你哪一天會突然在罪中死去，到時你就會下地獄。」

他嘲罵這位女同學，說：「妳是誰啊？妳祇不過是一位無知、無用的小乞丐。妳知道妳在作什麼事嗎？妳居然敢教訓我？妳根本不配！我是一位大學生，而且見識頗廣。我曾在北京住了好幾年，讀了許多書，並且中英文俱佳。」於是，他朝著她的臉吐口水，告訴她少管別人閒事。

這事過了兩星期後，巷口傳來辦喪事的嘈雜聲；令我很意外的是，死者居然是那位大學生。幾天前我還在街上碰見他，沒想到這麼快他就去世了。有一個院裡的孩子告訴我，他幾天前在街頭佈道時，還送福音單張給那位大學生，可是卻被拒絕了。

我一直不曉得這位大學生和那位女同學之間曾有不愉快的對話，直到一個月後的某一天，那位女同學被聖靈充滿，以至魂遊象外。在她看見天上的異象，以及被贖者的榮耀後，她就彎著身，像是在窺視地獄的情景。我聽到她說：「啊！真有地獄呢！喔，不行！我現在無法幫你了。你的確是落在非常可怕的光景中。你如今在火湖中受苦，骯髒污穢的情形，比一個乞丐還慘。事實上」你現在比任何一個乞丐都還不如。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曾說你很有錢，又很有學問。現在，你的學問到哪裡去了？如今，你即使道歉，我也不能幫你了。我希望我能幫你，可是我實在無能爲力。祇有主耶穌能救你，可是當初我要把祂介紹給你，你不但嘲笑祂，而且還咒詛我。

「看看我們這些信耶穌的乞丐吧！我們如今被接在天國裡，是何等的幸福，因為在神的樂園中、在黃金的街道上，到處充滿著慈愛和喜樂。」

第九章 孩子的預言



Beggar boys who found a home in Adullam Orphanage

就在幾個月前，這個孩子和他的兩個同伴，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來到救濟院門口，請求我們收容他們。梳洗過後，換了衣服，這個孩子顯得一付天真無邪的樣子，後來事實證明他的確如此。他很快就記得許多聖經的故事和真理，並且學會禱告。我們每晚都聽到，他跪在床上誠懇地禱告。當聖靈降臨救濟院時，他是最先受聖靈的洗、開口說方言的人之一。

有一天晚上，主同在的力量特別強大。天國似乎就在眼前。這時，那位一度在街上踉蹌獨行、到處乞討的小孩，似乎脫離這污穢的世界，被提到天上。他來到主耶穌面前，就俯伏敬拜、讚美神。事實上，他是俯伏在禱告室裡，四周有同學坐在地上，要注意聽他傳達從主而來的信息。這樣抓住人心、洞察肺腑的話，是我未曾聽過的。那小孩一面憂傷哭泣，一面說出信息，每次說一、兩句話，語氣鏗鏘有力。他說話很有節奏感，而且非常簡潔。他的聲調、用字遣詞，感人至深，因此沒有人懷疑這位心思單純的小小撒母耳，是因著神直接而超然的啓示，而開口到我們說話的。

在異象中，那男孩俯伏在主腳前說，「主耶穌，我不配在這裡，也不配蒙恩得救。我祇是一個流浪街頭的小乞丐。」主耶穌對男孩說了一些話；男孩當時也不知是甚麼。主耶穌是藉著

男孩的口，以第一人稱的口氣對我們和坐在四周的孩子說話。男孩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的方式，向我們說了一席話，使我們深覺扎心。

來自基督的信息

那男孩傳主的信息，說：「今晚我心碎了。我哭了。我甚是憂傷，因為信我的入很少。我在天上為人人預備地方，能容納世上所有的人。我在新耶路撒冷造了三座城，上下重疊，空間寬廣，足可讓所有的人居住。可是世人卻不相信。信我的人居然那麼少。我很憂傷，真的很憂傷。（說這段話時，男孩淚如雨下，一付傷心的樣子。）世人既然不信我，我不得不毀滅這邪惡的世界。我原計畫要降下三個大災難，可是這世界實在太邪惡了，我決定再增加一個大災難。

「告訴你們的朋友，快快悔改；要盡快相信福音。如果他們不聽你們的勸告，那責任就不在你們身上了。「務要受聖靈的洗；祇要你們耐心等候，我必以聖靈為你們施洗。魔鬼欺騙你們說，你們必不會受聖靈的洗，但我要告訴你們，祇要你們耐心等候和尋求，我就必使你們受聖靈的洗，並賜你們能力，可以趕鬼、醫病。已受聖靈印記的人，應當傳道、作見證；我必與你們同在，作你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如果你們認為自己有可能不能進神的國，我告訴你們，這樣的思想是出於那惡者的。我必不會毀滅我的兒女；我必保護、拯救每一個屬於我的人。我必得勝。要為貝牧師和師母禱告，我必賜他們趕鬼、醫病的能力。孩子們在家中都當聽話，要和睦同居，不要吵架，不要說謊。你們禱告，要從心裡禱告。不可讓你們的愛心變冷淡。

「要去告訴別的教會，他們也當追求聖靈。普天下的教會都當竭力追求聖靈。

「不久魔鬼就要來到地上，那時必有大災難。可是，你們不要憂愁；我必保護看顧你們。

「各方的人民必要聚集某地，並互相攻打；之後，我必再來，處罰這世界。你們不要害怕，因為信我的人必被提到空中，彈琴吹號，歡喜快樂。

「每三個人當中，我要毀滅兩人。當我來的時候，一切都要聽從我的話。房屋要倒塌，山要崩陷，樹木要毀壞。一切都要滅歿，不得存留。那些拜偶像的，行邪術的，交鬼的將被扔在火湖中。惟獨信靠福音的才能得救。」

主如此對亞杜蘭的孩子們說話，而且我們相信，也要對聽到這一預言的人說話。這一來自復活之主的信息，是那男孩以中文、一句一句慢慢地、非常清晰地傳達出來的。男孩經常會一再重覆某些話，以免聽者誤會；而我也得以有充足的時間，準確地記錄主藉著這位小小先知所說的話。

信息傳達結束後，男孩便站起來，告訴我們說，他之前曾俯伏在主的腳前。至於主旨藉著他，以第一人稱的語氣，對眾人說話的事，他一概不知。當他重述之前的信息時，他總是說，「耶穌這樣說，耶穌那樣說」。

這預言有眾人聽到，有人記錄，又經那小小先知憑著記憶一句一句重述，使我們清楚地看見，古時先知是如何受神的感動，以及文士是如何記錄從先知口裡所說的話，和先知自己是如何記錄他所傳達的信息...就是透過「耶和華如此說」的方式，忠實地傳達神的話。

Photos: (<http://www.flickr.com/photos/97974762@N00/1991435653/>)



Photo of Harold Armstrong Baker who, along with his wife, Josephine, spent many years caring for the poor and homeless children of China. The collection shows the Bakers at work, along with many of the children that they helped. Highlights of the collection include a Baptism of a young teen, a crowd of kids playing baseball, tourist attractions you can visit today, many portraits of the children of Kunming, as well as the daily life in and around the orphan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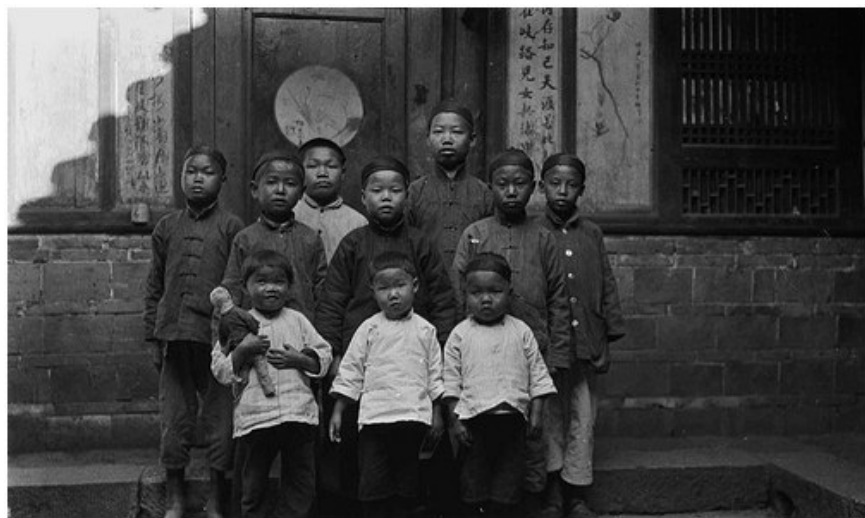
This is Josephine Baker, wife of Harold Armstrong Baker, who ran the Adullam Rescue Mission ministry in Kunming China in the 30's.



Harold Armstrong Baker with a group of kids out to spread the Word. It's probably taken in the 1930's in or around the city of Kunming in the Yunnan Province of China.



The Adullam Rescue Mission,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China





Two orphans learning skills



This is a photo of a vendor in or around the city of Kunming in Yunnan province c. 1930's.



An outdoor market scene,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China c. 1930's





Making bricks



A MISSIONARY LEGACY (21 November 2001)

by Rolland Baker

<http://www.irismin.org/news/11.php>

The rocks are slippery in the dark. I slide, catch myself, and notice with my dimming flashlight that I'm at the edge of a cliff. The footpath gets steeper and even rockier. I come to streams and choose stepping stones carefully. I and half-a-dozen others press on down the mountainside, and I just follow the leader. It's late and getting very cold. We crash through bushes and inch along, carefully keeping our balance as the trail gets narrow. The ground rises comfotringly on our right, but disappears into blackness on our left.

"It's just ahead!" I'm told. "Only another half-mile! We'll be right there!" On we go. I can't picture our surroundings at all. My feet are cracking and hurting, even with good hiking shoes. We cross more streams and balance on more sharp rocks. I'm carrying a camera bag and just trying not to get hurt. There would be no medical help if I did.

Finally, hours into the night, the path levels into a small clearing. Tall bamboo trees arc overhead. There's a hut of some kind before us, with a dim light. We hear shouts of excitement. They've heard us coming and run out to meet us. We get led through a low doorway into a courtyard, and then there are hugs, greetings and bows all around. Everyone is grinning hugely. These people have been waiting years for this day. H. A. Baker's grandson has arrived!

I feel like I have reach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I'm deep inside China, high up in an incredibly remote mountain valley among a nearly forgotten minority tribe. And I have come to my grandfather's home of fourteen years, his beloved Ka Do land. Not since the communists forced him to leave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has anyone seen a foreigner here. My father was never able to make the trip. Now that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have lifted, I have come to taste and see for myself the world of my grandfather's books, accounts of God at work among the poor, meek and lowly of the earth.

I started this trip from Africa, where I was meeting with our famine-stricken Malawi pastors. I flew my plane back to central Mozambique, then to our home in Maputo to the south, and on to Nelspruit in South Africa. After a commuter flight to Johannesburg, I endured an eighteen-hour leg to

Atlanta, and then continued to Pennsylvania where Heidi and I met and participated in a conference. She went her way, and after stops in Chicago, Los Angeles, Tokyo and Hong Kong, I arrived in Kunming, the ca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place of my birth.

It took most of a day in a rented van to reach Mojiang, the first main town into the mountains from Kunming. There I connected with an old man, Li Shu Yi, eighty-three years old. He's the only one left of all the orphans written about in "Visions Beyond the Veil," my grandfather's account of an intensely wonderful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in his orphanage back in Kunming. Li Shu Yi's parents died when he was little, and he was adopted by his rich uncle and aunt who had no children of their own. But they were cruel to him. One day when he was only six his aunt lost her temper and fiercely beat him until her stick broke, his clothes were torn and he lost his body functions. He escaped to the streets, lost, afraid and crying his heart out. In the night he was robbed of his clothes and left with the filthy, smelly rags of a beggar. My grandfather took him in. My grandmother gave him a bath and changed his clothes, bursting into tears when she saw his bruises and wounds.

Li Shu Yi became a devoted son to my grandparents, never leaving them all their days in China. In 1926 when he was nine the Holy Spirit fell on the orphans, and as they described what they were seeing while in visions, Li Shu Yi translated their local dialect for my grandfather, who wrote down all that he heard for his book. This went on for months, a time of rare and privileged revelation that has enriched the faith of believers all over the world who have read the story.

In 1929 my grandfather began making long, arduous journeys into the mountains to preach to the Ka Do minority tribe. There were no roads or buses in those days, and my grandfather would be gone for months, climbing the ridges and descending into the valleys every day on foot. The mountain people were wild and rough. Many were thieves and bandits. He wore their coarse peasant clothes, ate their simple, meager food, and walked in their thin cotton shoes, whatever the terrain. And always, wherever he went, there was Li Shu Yi with him, his constant walking companion, translator and helper.

In 1935 my grandparents moved to a beautiful valley deep in Ka Dao land, where I am today. The journey from Kunming took seventeen days. From

here my grandfather itinerated in all directions,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poor villages clinging to terraced mountainsides. He might walk twenty miles a day, each day in a different village, and he bore great fruit. Thousands all over his own valley came to Jesus, and in time he was regularly traveling a circuit of forty churches. The Holy Spirit fell on these simple people, written about in another of my grandfather's many books, "God in Ka Do Land." Later I would listen to my grandfather tell endless stories of those days. He opened up to me a supernatural reality filled with angels, demons,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and the presence of Jesus.

Tonight I am in Li Shu Yi's house, which my grandfather helped to build right next to his own. It's a typical mountain peasant hut, nearly bare, built around a small courtyard. The stars overhead are clear. The night gets colder, and we pull rough wooden benches up to a pot of hot coals to keep warm. And we talk of years gone by, when the suffering and endurance of one foreigner was used by God to bring mercy and hope to faraway lost sheep in an entire region. The village administrator joins us, along with the village's several teachers. Are they Christians? No, they would lose their government jobs if they were. Later, later. But they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Jesus. My friend Ken Zhao from Shanghai is with me on this trip, and together we give out the Good News. We read John 3:16. Jesus is worth everything. We live and move by His Spirit, and in Him we inherit all things. One teacher has never read the Bible at all, and we give him a copy. He is excited. We tell stories of what God has done for us. Everyone is concentrating intently on our words. Li Shu Yi fervently affirms us.

It is late and our guests have to leave. They are moved, and if they choose Jesus, they may pay a very high price in this persecuted society.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ommunist repression put out free expression of Christian worship. Even now most believers remain careful and low-key, treasuring what they know quietly in their hearts. The intense revival my grandfather saw is subdued after two generations. But Li Shu Yi prays his heart out for his people and land, grief-stricken at the blindness of China's new and materialistic society. He has suffered in prison for his faith and his service to my grandfather, and threatened with execution. Unafraid of death, he kept insisting on leading my grandfather's churches after 1949. The government tried hard to bring accusations against him, but could find no evidence of wrongdoing. He has been

allowed to register his churches legally. Today these forty churches have come eighty, and Li Shu Yi is still their spiritual father. Other revival movements in China prefer to remain unregistered and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but we must be grateful for what Li Shu Yi has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I sleep on Li Shu Yi's own bed, a short, hard straw mattress. Even under a thick quilt and fully dressed, I am so cold. The household is up before dawn and soon I emerge to find a fire blazing in the courtyard. We have noodles, peanuts and fruit for breakfast. Li Shu Yi's son and family keep the house now, and they spare no effort to honor my visit. Ken and I are taken around the hillside and shown what my grandfather planted and built. We walk his paths and stand in his gardens. We see his prayer mountain, a high peak overlooking his valley where he took hundreds of believers at a time to fast and pray. In the far-off haze among the rice paddies and vegetable gardens we spot the villages in which every family came to know Jesus. All around the valley stand more peaks that complete the physical grandeur of this rich, fruitful field of mission.

Li Shu Yi talks as we walk. His eyes fill with tears over and over as he remembers my grandfather's sufferings. He is so moved by God's grace working through the love of this foreigner for the Ka Do mountain people. He tells me how my grandfather would lean on his stick against the hillside when he was sick and in pain, always pressing on, always praying for healing, always trusting God for everything. And Jesus would be with him and carry him forward. During World War II no support could come from America, so Li Shu Yi and my grandfather planted peppers in their garden and traded them for food. Li Shu Yi made hats with my grandmother's sewing machine and sold those. My grandmother wrote many letters, and everywhere my grandfather traveled, he was somehow writing more books, true treasures of spirituality.

It's late in the morning and time to go. I have a conference back in Africa. Ken and I start the climb out of the valley, accompanied by Li Shu Yi and his grandson and granddaughter. This old man still walks everywhere, just like my grandfather did until he was ninety. We finally make it to a little town high on the ridge, rocky, windswept and so far away from all that we know. It's market day, and the little streets and alleys are jammed with goods in stalls and on the ground, all carried in by great effort over long distances across the mountains. We climb into our tiny hired van, made in

China, and then for hours struggle, bounce and lurch over a fiercely rough dirt road. Rocks, ditches and mud hinder us all the way. Often we get out and push. We get to a tar road, but it is torn up and winds so tightly that it still takes us three hours to travel forty miles. Eventually that night we arrive in Mojiang and we say good-bye to Li Shu Yi. His churches and people need help. We must return. Jesus will not forget them.

A seven-hour bus journey the next morning brings us back to Kunming. I cannot comprehend how my grandfather made that trip on foot over and over, year after year. How could a foreigner endure that much isolation and deprivation? No other missionary wanted to join him. And only Li Shu Yi stayed with him every step of the way. Today I have my grandfather's hardwood walking stick, carved by Li Shu Yi and worn down many inches. It is a testament in my hands of what our King and Lord will do with one willing servant lover.

Now I am back in Africa among people even more poverty-stricken than Chinese country peasants. Only a few years ago Mozambique was also repressed terribly by a communist regime. Today it cries out in desperation for Jesus and the Gospel, and only a small band of missionaries are trying to pull in a harvest of millions of souls. Conditions in most of the country are primitive beyond Western imagination, but we have freedom to preach. "Who will endure hardship with us like a good soldier of Christ Jesus" (2 Timothy 2:3)? Who will say with Paul, "I consider my life worth nothing to me, if only I may finish the race and complete the task the Lord Jesus has given me -- the task of testifying to the gospel of God's grace" (Acts 20:24)?

God used my grandfather's life to inspire and encourage my father and mother in their lives of missionary service, and now He continues to do the same with Heidi and me. I doubt that I would ever have considered working with orphans and the poor in forgotten, nonstrategic corners of the world without my grandfather's example. But in his life I see the Good Shepherd, who lays down his life for the sheep (John 10:11). May such glory invade all our lives until we see His face and are safely home with Him in His heavenly Kingdom.